

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→

笑面人

[法] 维克多·雨果 原著

毕淑敏 缩写

华夏出版社



笑面人

→ [法] 维克多·雨果 原著
毕淑敏 缩写

華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笑面人/(法)雨果(Hugo, V.)著;毕淑敏缩写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03.5

(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)

ISBN 7-5080-3001-X

I. 笑… II. ①雨… ②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—缩写本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9062 号

责任编辑:许 婷 赵晓燕 韩 平
安 慧 友 葵

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 京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

730×988 1/32 开本 10.5 印张 164 千字 2 插页
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定价:12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作品内容提要

小说以 17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为历史背景，描写了一个令人回肠荡气的传奇故事。

一个丑陋的男孩被人抛弃在风雪弥漫的海滩，他在饥寒交迫中又拣来一个瞎女婴。一个流浪的老艺人收养了他们，从此相依为命。

那个男孩的脸被人做过残忍的手术，嘴角一直咧到耳根，成为可怕又可笑的笑面人。他却什么都不记得。

遗弃男孩的儿童贩子在海上遭遇风暴，濒死前他们在漂流瓶里写下了男孩身世的秘密。

15 年过去了。男孩长大成人，靠他的怪脸卖艺挣钱。他和盲女孩一个丑，一个残，却萌生了最纯最、最甜美的爱情。

突然，漂流瓶被人完好无损地打开了。原来是国王一手策划的阴谋。

笑面人成了英国上议院议员，他必须和女公爵结婚。女公爵在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之前狂热地追

求他，此时却翻脸无情。宫廷里充满了丑恶。

笑面人在上议院庄严陈述人民的苦难，却被侮辱、轻蔑和嘲笑所包围。

他决计返回苦难的民众中间。没想到盲女在一连串的打击和他归来的狂喜之下，撒手人寰。

笑面人随之而去。

1

故事发生在一六九零年冬天最寒冷的一个傍晚，在英国波特兰海湾的一个最险恶的小港口里，藏着一只西班牙比斯开式单桅船。

这只船很小，但却非常坚固，能够游遍全世界。它既可以在平静的湖面上航行，又可以在惊涛骇浪中穿行。它是最小又是最勇敢的。

黑夜逐渐笼罩了岛屿，海湾快要被黑暗完全吞没了。狭窄的出海口像一条淡白色的缝隙。从悬崖伸出一块跳板搭到船上，黑色的人影在跳板上来来往往。

他们衣衫褴褛，冻得发抖。上船时，慌里慌张，非常不安，没法子看出他们是老是少。

他们一共有八个人，其中大概有一两个女人。但是很难看清楚，因为他们穿得破破烂烂，而破衣烂衫是分不出男女的。在高大的人影中，有一个矮小的人影，忙碌地穿来穿去。他大概是十到十一岁的孩子，赤着脚，破成布条的衣服上，罩着一件水手的上衣，遮住了膝盖。

这只船有一个船长和两个水手。他们从西班牙来，还要回到西班牙去。

即将上船的人们说着各种语言，似乎属于不同的国家，但却是属于同一个集团。

船头上有一个圣母雕像，圣母像下有一盏灯，只是还没点亮。说明他们非常怕被发现。圣母像下面，写着“晓星”两个字，这是船的名字。

旅客们急匆匆过跳板把行李挑上船。这些行李包括：几袋饼干，一桶饮水，一桶麦芽，一桶柏油，四五瓶酒，捆紧了的旧行李包，几只木箱……可以看出，他们这次旅行是打算一去不复返了。

没有人理睬这孩子，人们叫孩子搬的行李，超过了孩子的体力。他们只叫他干活，再不同他说一句话。他服侍所有的人，像一个小奴隶。

孩子加紧搬行李，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：赶快上船。为什么上船？上船到哪里去？他不知道。

行李安置在船舱里，起锚的时候到了。最后一只木箱已经搬到甲板上，只等人上船了。一个穿着背心像领袖样的人说：“开船吧！”孩子冲过去，想第一个上船。他的脚刚踏上跳板，就有两个人抢过来，挤在他前面上船。紧接着第三个人用肘推开他，第四个人用拳头打他。两个女人早已上了船，最后一人就是领袖，他三步并做两步，一跳上船，就立刻用脚后跟把跳板踹入海中。用斧子砍断缆绳，舵一转，只剩下孩子在岸上。

他们把他遗弃了。他孤苦伶仃，黑暗包围了他。他站在悬崖上，看着船只消失。孩子很惊讶，可是他没有发出任何怨言。因为那班人不爱他，他也不爱其中的任何人。

海水涨潮了，打湿了他的脚。他打了一个寒战，并不仅仅是因为冷，而是因为一种觉醒。

除了刚才遗弃他的那些人，他在这个世界上，再也不认识任何人。可那些人，对他也是陌生人。这是一件奇怪的事，他从小就和他们在一道，可他不知道他们是谁。

他只有十岁，身上没钱，脚上没鞋，兜里连一块面包皮也没有，穿的也很难叫衣服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他今后怎么办？

他不知道，只知道生命似乎要离开他了。他伸长柴棒似的小胳膊，打了一个哈欠。他要活下去！

他下定决心，猛地一转身，像松鼠那样灵活，逃开海湾，向悬崖爬去。

他敏捷极了，好像有一条固定的路线，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，只是想逃避可怕的命运。连滚带爬的他险些跌下断崖，但他终于攀上了绝壁。

现在，他站在巨石的峰顶。头上是雾茫茫的天空，没有一颗星星。背后的陆地是苍莽的雪原，没有房屋没有道路。像坟墓般寂静。大海显出悲怆的白色，那是因为浪涛喷吐着白沫。风吹皱了海面，有一个黑色的三角形在上面滑行。

那是“晓星”号在飞似的疾驶。突然，船头点了灯，大概是舵手认为海里的风浪有些不祥。风把云雾堆砌成可怕的舞台，就要演出暴风雪的悲剧。

许多船只进港避难，可是那条比斯开船依然向

海外驶去。

北风猛烈地刮起来，险恶地涨满了帆，船被刮得倾斜，但它毫不犹豫地逃走了。这说明它害怕陆地甚于海洋，害怕人类甚于风暴。

那条船逐渐变小，终于消失了。

孩子回过身来，张望雪原，在这里也许能碰上一个活人吧。孩子向这个陌生的地方走去。

2

在这只小小的比斯开船上，一共有十个人，三个水手，七个乘客。其中两个是女人，衰老和贫穷，使人说不出她们的年龄。一个女人挂着一大串念珠，表情麻木。领袖穿着镶嵌亮片的衣服，走来走去，很不安的样子。

天气虽然很不好，逃亡的人还是狂笑和唱歌。他们自由了！他们在厨房里吹炉子生火，熬豌豆、辣椒、鱼肉杂烩汤喝。人人轻松愉快，只有一个老人例外。

他看来像个德国人，秃顶，脑袋上青筋毕露，容貌深不可测。他脸色苍白，长着强盗的眉毛，主教的眼睛，身体又高又僵硬，瘦削的手指长满风湿疙瘩。他是一个学者，通晓好几国语言，他是被犯罪改造成喜欢沉思的人。

领袖举止粗鲁而灵活，他不时绕到老人身边，同他窃窃私语。老人点头作答。

船主关心的是海洋，老人关心的是天空。天还未全黑，有几颗微弱的星星。但是风从好几个方向刮来，指南针指出的方向很可疑。其他的逃亡者丝毫没有什么忧虑，但他们发现冷得刺骨。这是一只走私船，旅客们只有睡在甲板上。对于流浪的人，这一点算不了什么，寒冷可以帮助他们入睡，也可以帮助把他们冻死。

船主用西班牙语问领袖：“那个人是谁？”

“是一个人。疯子。聪明人。灵魂。”

“他懂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懂。”

“他家在哪里？”

“他没有家。或者说到处都是他的家。”

“他说什么话？”

“什么话都会说。”

海洋的大颠簸开始了。黄绿色的波浪像胆汁，漩涡中闪烁着猫头鹰眼似的磷光。

老人站在船头，注意力集中在东北方。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：“星星太少了，风太多了！风总是把船往岸上吹。假如我们有舵轮，就可以斗争一番了……”

老人穿的衣服可以说是牛津大学或是哥廷根大学的服装。船主连鞠了两躬说：“老爷……”

“叫我博士。”

“我要驶入一个小港湾，可是我没有这个海的航路图。”

“当心风和水流。”

“这两个祸害！”

“不要骂！海是听得见的。不要侮辱风和水，要观察它们。”

“到目前为止，一切顺利。”

“也许你会陷入无法解脱的困难。”

博士凝视着东北方，脸上刻画出非常恐怖的表情，他漏出两个字：“好呀！”

他接着说：“这是公道的。我是同意的。”

“它是从远方来的，它十分厉害。船主，你看见了吗？”他又说。

“看见什么？一角天空吗？”

“对于要上天的人，的确是一角天空，对于那些要到别的地方去的人，那不是天空。”博士谜似的说。

船主看见地平线上有一片浑浊的蓝色。

“的确，”船主喃喃地说，“这是一片云。”

“蓝色的云比黑色的云更糟。这是雪云。”

“你知道雪云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呆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博士说。

蓝色的云越来越大了。

博士用梦幻的声调说：“每过一分钟，最后的时刻就挨近一步。上帝的意志已经看得见了。”

船主在心里说：“他是一个疯子吗？”

“你在英伦海峡航行过许多次吗？”

“今天是第一次。”

博士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片云上，忧虑像吸满了水的海绵，不能再增加了。他只是微微耸了耸肩膀。“这很严重。在海洋上缺乏经验是不幸的。英伦海峡是狮面人身像。要当心浅滩。”

“我们一路会探测的。”

“要测量，必须停船，你办不到。”

“我们要试试看。博士老爷。”

“虚心一点。你就要挨风的耳光了。听我的，船主。”

“听我的”三个字那么威严，使得船主鞠了一躬。

“调转船头向西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随你的便。我这是为了大家。至于我是无所谓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西风……是顶头风……船会像魔鬼样跳起来……等于上了绞刑架。”

“是的。你还可以选择别的比方。”

“也许桅杆会断掉的。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我不能够。除非风向变了。”

“这不可能。你去和海水争论吧。整个晚上的风向不会变。这风长达四千八百公里。”

“我可以试一试。但是风会把我们吹向东方。”

“不要向东方。你知道今天晚上的死神叫什么名字吗？就叫东方。”

“可是我还是要向东……”

博士注视着船主，仿佛要把一种思想楔进船主的脑子里。他面对船主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今天晚

上，我们在大海中心的时候，如果听到了钟声，我们就完了。”

船主愕然：“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博士没有回答，他的眼睛刚才还是精光四射，现在已经收敛成毫无表情。他倾听着自己内心的话，说：“良心该洗去罪恶了。”

海长出了鳞，从鳄鱼变成了蟒蛇，又变成了飞龙，海的皮又脏又厚，像肿瘤一样，隆起又陷下去。

博士走进船舱，在炉灶旁边的船台上坐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鸡皮墨水瓶和一块羊皮纸，用羽毛笔在这块又脏又旧的羊皮纸里面写起字来。风浪妨碍了他，博士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博士注意到厨师喝酒用的水壶，上面有一个名字：赫德瓜依那。博士问：“是那个佛兰德斯人赫德瓜依那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被关在夏坦城堡监狱里吗？”

“是的。这是他的腰葫芦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？”

博士拿起笔来，在风浪的颠簸中，艰难地写下去。刚写完，海上兴起了巨浪，小船开始了可怕的舞蹈。他把羊皮纸收好了，说：“你们烧的鱼汤是给鱼喝的。”

博士回到默想，同时观察海的动静。

风向正北，这很有利，帮助船远离英国。“晓星”

号扯起风帆，像一匹欢快的马，疯狂地跳过浪头。

这正是悬崖上的孩子眺望不到单桅船的时候。

英国消失了。逃亡的人们心花怒放。突然大海咆哮起来，北极的暴风和小船面对面地厮打起来。

黑色的暴风雪，降临了。

晓星号的帆与海面构成可怕的十五度角，它质地良好的龙骨和波浪胶着在一起，抵御着暴风的破坏。蕴含着风雪的那片云扑打着海面，海面越来越小，没有海燕，没有海鸟，海面变得狭小而极可怕。

暴风雪咆哮着追逐着单桅船，单桅船疯狂地向前驶去。女的躲进船舱，男的在甲板上欢呼：“我们自由了！”领袖挥舞着头巾，神气傲慢而兴奋。就在这时，响起一个庄严的声调：“安静！”

他们辨别出那是博士的声音，博士瘦削的身材和桅杆混在一起，隐没在浓黑中。

他的声音又响起来了：“你们听！”

大家都竖起耳朵倾听。

他们清楚地听到了黑暗中响着钟声。

掌舵的船主哈哈大笑：“钟声！很好！这证明我们的右方是陆地！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可是钟声是从陆地传来的！”

“这些钟声，”博士说，“是从海洋传来的。”

这些胆大妄为的人都打了一个寒战，博士的身体和桅杆分开了，他说：“在海中央，有一个浮标，是

用来报警的。海面的浮标系着一个铁架子，铁架子上吊着一只钟。风浪时，海水晃动，浮标振荡，钟声就响起来了。”

博士又说：“在北风中听到钟声，就没有希望了。因为，奥尔尼礁在东方。你只有行驶到浮标和暗礁之间才能听到钟声。假如你处在安全的一面，你就能够驶出大海，你就会听不到钟声。我们走上了错路，这是沉船的警钟。大家当心吧！”

钟声响了一下又一下，仿佛在证明博士说的正确。

船主大声喊：“伙计们！把帆落下！向西边驶去！我们还没有完全绝望。”

“试试看吧。”博士说。

船长的命令立即被执行，所有的人都动手帮忙，他们裹起帆，绑好耳索，夹牢桅杆……船把一切东西都藏起来了。

风暴和海浪开始肢解船只。一眨眼的工夫，角帆被吹走了，船桅断了，锚链无法使用，罗盘针丢了，舢板也没了。又一个浪头，卷走了圣母像和船头灯。

现在，全船只剩下了船舵。

没有了灯，他们用手榴弹壳子挂在船头，里面塞满点着了的废絮和柏油。

始终掌舵的船主大声说：“只要我们能驾驶着船，我们就有希望！清理甲板，把断桅杆推到海里去！现在，你们把我绑到舵柄上！”

大家照办了。船主哈哈大笑：“一切都很好！我们向西行驶！大海你这个老太婆，你叫吧！我看见过比这更糟的呢！圣母万岁！”

一个巨浪扑到船尾，淹没了整个晓星号。混乱中，响起破裂的声音。泡沫退尽，船主和船舵都不见了。

领袖对着黑暗叫喊：“你是跟我们开玩笑吗？”

“赶快抛锚！救船主！”另外的人嚷。

他们奔到绞盘那里抛锚，锚链像头发那样断了。

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晓星号成为无可挽救的漂流物了。刚才它还是一只鹰，现在完全瘫痪了。所有的工具都残缺不全。

风暴越来越可怕，海中央的钟声越来越响。晓星号像只软木塞，随波逐流。

幸好船壳没漏，船上的人半死不活地抓住工具，手都被钉子刮得鲜血淋淋。钟声也在苟延残喘，突然停息了。

透过风雪帷幔，漏出一线红光。

“灯塔！”遇难的人们狂喊。

的确，那是头盔灯塔。

十七世纪时，灯塔是海边的装饰。它们过于富丽堂皇而不合用。但头盔灯塔不是这样的建筑物。它是简陋、古老而野蛮的。它是岩石顶上用铁笼包围着的一堆柴火，火焰像乱发似的在空中飘荡。从十二世纪